



吴蕊仙与妙玉(三)

□丁建国

冒辟疆在吴蕊仙屡次提出重入空门之后，终为她在那南杨花桥修了尼姑庵，让她安住。冒还为她写了一组绝句，因收入诗集时未点出吴蕊仙其名，所以一直不为人知。我结合邓汉仪的叙述，考证如下：

《偶成八绝句》(冒辟疆)
十载前曾解佩珩，诗裁云锦画香篝。
无端遂使参辰见，惆怅红丝系五情。
数年寥落不胜秋，遥望江南星汉流。
只道文君新得偶，哪知琴上涌吴钩。
绛仙才调叹无缘，羽客飞来亦是仙。
细腻风光微未解，篆烟花影怅经年。
闻道前冬已出关，春来璧合与珠还。
迎仙阁上还环佩，两载劳劳鬓欲斑。
蹉跎好景惜繁华，辜负春风鬓影斜。
手把丁香怀百结，忽然秋老发萌芽。
九日扁舟到草莱，诗笺字字是珠胎。
喜心倒板翻愁绝，只恐春来又不来。
藕老丝长能缚地，柳深絮起欲粘天。



果能解脱餐松实，人外春光有妙禅。
雁书已到无劳怨，鸿计虽穷不用愁。
但愿君身如满月，丝毫无缺照邗沟。
第一首是说十年前，两人已经互通心声。但是无端生出的种种阻碍，使得两人不能相见。

第二首说，又是几年过去，冒以为蕊仙人生得到安顿，谁知蕊仙不愿意苟且，琴弦上涌动的还是“吴钩”的寒光。这正切合邓汉仪介绍里的“抚梧桐而弄笔墨，意殊慷慨，不作儿女态也”。

第三首合说吴蕊仙周羽步两人。以“绛仙”比吴，冒、周都这么写，后面我还会说到。这里对应邓汉仪介绍里的“慕钱塘山水之胜，乃与才女周羽步为六桥、三竺之游”。

第四首的“出关”是说的吴蕊仙“晤慧灯禅师，……蕊仙遂洗心皈命于大张兰若”事。吴从闭关修炼中出来，冒已经等待两年了。

第五首叹息年华蹉跎，青春流逝。终于在人生的秋天，深情得以萌发。

第六首说吴蕊仙在重阳节那天来到如皋，递给冒辟疆的诗笺字字珠玑，冒喜极而愁生，怕他们的春天不会真的到来。

第七首是写吴再次遁入空门的事。冒辟疆祝愿吴蕊仙“人外春光有妙禅”。

第八首承前称吴蕊仙为“绛仙”，继续用此典故。隋朝吴绛仙乃扬州人，所以说满月照邗沟。冒深情地表达：你的书信我已经收到，我虽困窘，还能对付，你不用为我担忧。只愿你好好的，生命圆满，丝毫无缺。

诗中可见冒辟疆对吴蕊仙的一腔深情和百般无奈。

周羽步《题赠峰庐一律并赠巢民先生三绝》最后一绝十分哀伤：“负笈相从共绛仙(谓吴蕊仙)，追随先后总茫然。如今茗粥随缘住，犹记题诗十九年。”

而冒辟疆的答诗更其哀伤：“负我幽冥憾蕊仙，明明生死亦偶然。逢君未忍全倾吐，岳岳填膺已六年。”

戊午年(1678)，吴蕊仙去世已经六年，冒辟疆还感觉胸中的痛苦如山岳填塞。“逢君未忍全倾吐”，还有什么隐秘呢？我们后文再说。

吴蕊仙死于壬子年(1672)。从丁酉年(1657)来到水绘园，到壬子年去世，吴蕊仙在如皋十五年。十五年中，她没有一天忘

记冒辟疆，不管是在洗钵池边的深翠山房，还是在杨花桥畔的尼姑庵。庚戌年(1670)冒辟疆六十寿诞，吴蕊仙从尼姑庵中寄给冒两首七律《奉寄巢民先生兼办补寿》为他贺寿：

无亭书带草何繁，秋水襟期气若兰。
有客定留徐孺榻，无游不落孟嘉冠。
浅深流水琴中听，远近青山画里看。
仙母亦知名下士，绮筵来降佩珊珊。
邨侯仙骨自超尘，何减当年张绪身。
博雅不遗秦汉句，风流还似晋唐人。
留题石壁珠为唾，放脚青山花作茵。
骨染烟霞称寿者，露桃银烛养天真。

其中“浅深流水琴中听，远近青山画里看”一联，后来作为柳如是的话语广为人知。不知道是吴蕊仙借用柳如是的，还是柳如是借用吴蕊仙的。

网上皆说吴蕊仙死在杨花桥尼姑庵，冒辟疆前去吊唁，哭泣写诗。这不符合事实。吴蕊仙是死在江南无锡。关于此，有两个铁证。

一是陈维崧词里的注释：
齐天乐·重游水绘园有感(陈维崧)

园丁不认曾游客，嗔人绕廊寻玩。红板桥倾，绿杨楼闭，谱出荒寒一段。看棋柯烂。算往事星星，酒旗歌馆。深悔重来，不来也省鬓毛换。

风前又成浩叹，说此间萝屋，有人羁绊。恨极卖珠，缘慳捣药，赢得啼鹃魂唤。扁舟故国，只皓月魂归，清江目断。今古劫灰，付日斜人散。(吴门吴蕊仙曾客此园，归死梁溪，故后段及之。)

注：“归死梁溪。”陈维崧与吴蕊仙几乎同时来到如皋水绘园，他的说法是权威的。

第二个是邓汉仪《诗观》为女诗人夏沔所作的介绍：

夏沔，字湘友，江南无锡人，薛继夔之继室也。与吴蕊仙为中表戚。壬子季春，值蕊仙初度，湘友手制水田衣相赠。画便面，萧疏有逸气。且致书蕊仙，以浪游江北为诫。吴果愀然抱病归。吴其卒也，一切后事皆湘友担之。是真不负蕊仙者。

注：“壬子季春，值蕊仙初度，湘友手制水田衣相赠。……且致书蕊仙，以浪游江北为诫。吴果愀然抱病归。吴其卒也，一切后事皆湘友担之。”夏沔是吴蕊仙的表姊妹，无锡人，应该住在梁溪。

无论是文本内容的索隐、还是创作历史的考证、相关人物的考证、文本的主旨意识与主旨意流、文本语境与情节考据，都很吻合《红楼梦》的稿本。红学乱的根源是否在于研究中总是打上时代的烙印，背上了时代的包袱？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必然的因素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解读。不难看出“红学”研究将是一个过程。

只有在时代的流逝中，不同的时代背景会出现不同的声音，然后由后人纵观不同的声音。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。

以往的“主流红学”之所以沦为“曹学”，是因为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要强化“曹寅孙即是曹雪芹”的观点，想用更多的研究去掩盖“心中的不踏实”。自然在曹寅家族内打转转，也只能在“曹学”内打转转，甚至出现了“清官戏”的怪现象。“清官戏”之所以不贴切《红楼梦》，不仅在索隐上不完整，更主要的是在主旨意识上没有深度，根本不是伟大的《红楼梦》作者想表达的，那些只是讲给儿童听的小故事。而“冒著红楼”可以规避这个陷阱。冒襄的研究，可以引出更多的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和历史总结。让人们看到更广阔的历史舞台、看到《红楼梦》所蕴藏的更精彩的历史深度、文化深度和思想深度。

《红楼梦》作者具有“传她不必传我”的主旨意识；而冒襄同样具有“传她即传我”的精神。世人呼唤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大的想象空间。这是一件愉快而美好的事，也是一件促进进步的事。“如派红学”能够适应、顺应这个要求。冒襄研究仅仅是一个引子，自然能跳出冒襄这样一个具体的伟大历史人物，而被那个伟大的历史动荡时代深深吸引。因为在冒襄背后站着一群更伟大的历史人物，他们做到了中华文明、汉文化薪火相传、息息相关，并为此拼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。

就如“姽婳词”里的林四娘。所谓宝玉是“国玺”之说，所谓某某人物是某某化身之说，都是非文学现象、非文学研究的民间的臆想提法，不是规范文本研究的结晶。完全脱离原著文本的文学内容，由某一词汇或某一描绘的表面概念，任由读者的臆想猜测不具有文学价值，那是对《红楼梦》作品的误

《红楼梦》研究闲笔(三)

□曹芝梓

解、误会。索隐应当是基于《红楼梦》整体文学现象之上进行的有依据的领会、理解。在索隐本身内容上的再索隐，即延伸索隐是带来臆想的“摆渡船”，须值得警惕。宝玉首先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，随生而来的、随身佩带的“通灵宝玉”代表着什么？象征着什么？作者想让它代表着什么？应该从整本书的主旨中读出作者的含义，而不是简单的牵强附会。“通灵宝玉”是作者对人物“贾宝玉”核心作用和地位的肯定，需与其他人物如史湘云、林黛玉、薛宝钗等人物的佩戴物、取名联系起来研究。

不难看出，《红楼梦》作者原型应该有作品中主要人物贾宝玉的影子，但作者一定是皇室后裔吗？这就是另一个性质的事了，首先《红楼梦》作品告知我们贾宝玉是皇室后裔了吗？整个作品描写的是皇宫内幕?!所谓“宫廷戏”一语实在是牵强不上。而“贾宝玉”或“贾家”与朝廷、朝廷高层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，这倒是我们从文本中能读出来的内容。围绕《红楼梦》作者是谁的讨论，展现了诸多的无知和笑料，也算人类认识自身的一个侧面。“众人皆醉唯我独醒”还不至于如此悲观，不过鲁迅先生提到的“清醒者的痛苦”却是依然无法避免的。

讲文明·树新风
JIANG WEN MING SHU XIN FENG

崇俭尚德 倡文明

移风易俗 树新风